

大明 “手术师”

萧盛 著

豪气难敌绣春刀，是非功过后人评

袁崇焕

非外借



吉林文化出版社
JILIN WENSHI CHUBANSHE



袁崇焕

萧盛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明“手术师”——袁崇焕 / 萧盛著. — 长春 :
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18.8
ISBN 978-7-5472-5104-1

I. ①大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袁崇焕 (1584-1630)
—人物研究 IV. ①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09420 号

DAMING SHOUSHUSHI YUANCHONGHUAN

大明“手术师”——袁崇焕

萧盛 著

责任编辑	于 涉 高冰若
封面设计	刘 军
出版发行	吉林文史出版社
社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邮 编	130021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24
版 次	201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30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472-5104-1
定 价	49.80 元

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张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前言

一生事业总成空，
半世功名在梦中。
死后不愁无勇将，
忠魂依旧守辽东。

这是袁崇焕临刑前随口所吟的一首诗，也是他生平所做的最后一首诗。

从诗中内容可以看出，他一心只想保大明江山不倒，即便是今日死了，也希望不断有勇将站出来，镇守辽东。同时，如果说死后真有灵魂的话，他依然会守在辽东，护佑那一片他曾经呕心沥血的大好河山。

笑傲辽东，壮怀激烈，终究是一生事业总成空，半世功名在梦中，多么悲壮！

他究竟是英雄？是纸上谈兵的书生？还是镇守辽东的“庸将”？

重述那一段历史，必须要留意他的特征，然后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，客观地还原当时的事件和人物。

首先，我们必须正视袁崇焕，他是个文人，而非武将。

明之一朝，重文轻武，最高的军事长官如总督、巡抚、经略、总兵等职，一律只有进士出身之人才能担任，而且除巡抚外都是临时任命，战事结束后，

印信上缴，兵权收回。这是朱元璋定下的祖制，优点是集中皇权，巩固中央权力，缺点是真正有经验的武将身份低微，士兵缺乏战斗力。

在相同职位下，文官的含金量要远高于武将，这也是在同样拥有尚方宝剑的情况下，袁崇焕敢斩杀毛文龙的原因所在。

说清楚了特定历史的特征之后，再来看袁崇焕的性格特点。

他三十五岁及第，中了进士，任福建省邵武知县，在邵武时常常留意辽东战事，与人谈及兵事，甚至招募死士，啸聚乡勇，训练士卒，上山剿匪。

这是一个豪气干云、拥有远大理想且矢志报国的热血书生。这样的书生一般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：即恃才傲物，目空一切。在他的眼里，理想高于一切，可以为此不惜一切；在他的心里，没有可怕的敌人，只要怀有信念，上下一心，兵锋所指，必使敌虏灰飞烟灭。

于是他说，“必不令敌越蓟西”，又说“五年平辽”！

那么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？

天启五年（1625），孙承宗和袁崇焕修筑了宁锦防线，后孙承宗被罢免，由高第接任蓟辽督师。高第认为，关外不可守，放弃了宁、锦，退守山海关。袁崇焕坚决不退，就算是死，也要死在宁远，因此，大军退后，他独守宁远。

此等气节和勇气，着实令人佩服！敢于做此决定，除了书生的固执外，支撑他的还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。

天启六年（1626）正月，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宁远，袁崇焕誓死防御，抵挡住了后金军的铁蹄，史称“宁远大捷”。

区区一次防御战为何会称“大捷”呢？因为，自萨尔浒战役惨败后，明军处于劣势，而且节节败退，再也没有胜利过。从政治的角度来讲，必须大加宣扬，以振士气，以保辽东，这是正确的。袁崇焕独守宁远，且为大明王朝迎来了难得的一次胜利，确实有功。

但是，从军事的角度来看，袁崇焕是有罪的。纵观宁远之战，努尔哈赤的真正目的可能并非宁远城，而是觉华岛，或者说他在打不下宁远的情况下，转移了攻击目标。

觉华岛在辽西的海湾上，距宁远不过三十里，是明军粮食、器械的囤积和补给基地，派有水师驻守。打仗打的是什么？所谓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史上在没有后勤补给的情况下，还能打胜仗的案例少之又少，粮草于军队而言，相当于生命。然而，觉华岛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只是后勤补给基地，它同时与宁远形成犄角之势，只要敌军敢动宁远，觉华岛的兵力可随时策应。

可是，袁崇焕只顾死守宁远，而忽略了觉华岛。正月二十三日，后金军大举攻击宁远；正月二十六日，努尔哈赤只留少数人佯攻，主力则去了觉华岛。是时，海上冰封，大军入侵，所向披靡，岛上七千明军以及七千多商民，无一幸免，八万多石粮食、两千多艘战船被付之一炬，明军在关外的补给基地被彻底摧毁。

作为当时宁远城的最高将领，此是功是过？

后来的“宁锦大捷”也是如此。宁远之战后，袁崇焕开始修筑宁锦防线。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，耗巨资修筑这样一道防线是需要勇气的，然而出于战略需要，似乎也是必要的，形成这样一道牢固的防线，至少可以在敌军侵略时，作为屏障，并做出反击。

可是，任何一项战略意图，都需要从实际出发，当时明军的战斗力，与后金军相差悬殊。防线筑好了，分兵驻守于各防线，其作用有多大？

天启七年（1627）五月，皇太极率军而来，宁锦防线全线崩溃，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大、小凌河，右屯，松山，杏山等几十座城池，一触即溃，纷纷退守宁、锦两座城池，修建的宁锦防线被后金摧毁，最后也是以死守而获得此战的胜利。

从上述的事件中不难看出，袁崇焕的战略部署，带有理想主义成分。那么袁崇焕是否拖垮了明朝的财政，是实实在在的罪人呢？

当然不是。我们再来看当时明朝的形势。萨尔浒战役惨败后，明朝上下几乎没有人可以挡得住后金铁骑，加上党派相争，贪腐横行，将士因兵饷不到位而哗变之事屡有发生，官不思进，将不思战，军士训练弛废……在如此极度困难的情况下，一介书生，不计个人安危，敢以死相拼，以命相搏，抛弃一切向

死而生，他不是英雄是什么？

任何事、任何人，均须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和看待，袁崇焕究竟是功臣还是罪臣，当然也绝非由我来盖棺定论。且这个人物在明史、清史以及现今的资料中，褒贬不一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，我只能从浩瀚的史料里，提出一己之见，来书写距我们四百年之遥的人物和事件。

目 录

第一章 鏖战萨尔浒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杨镐临危受命 | 001 |
| 二、努尔哈赤的恐惧 | 009 |
| 三、京城论兵法 | 013 |
| 四、萨尔浒血战 | 017 |
| 五、辽东防线崩溃 | 021 |
| 六、袁崇焕进士及第 | 029 |

第二章 单骑走辽东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快刀斩乱麻 | 035 |
| 二、走马上任 | 042 |
| 三、新官上任立威严 | 052 |
| 四、文心豪胆 | 065 |
| 五、凤鸣福山擒白虎 | 073 |
| 六、乱生辽东熊廷弼下台 | 084 |
| 七、红丸案 | 099 |
| 八、大厦将倾书生出关 | 108 |

第三章 惨胜宁远城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定战略怒而犯上 | 120 |
| 二、孙承宗巡边 | 129 |
| 三、决胜锦州 | 139 |
| 四、营筑宁远向死而生 | 151 |
| 五、孤臣孤城 | 167 |
| 六、一将功成万骨枯 | 179 |
| 七、天现凶象风云又起 | 191 |

第四章 宁锦守卫战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非常之时的非常手段 | 205 |
| 二、毛文龙的愤怒 | 214 |
| 三、兵围锦州 | 226 |
| 四、宁远血战 | 238 |
| 五、官场战场 | 253 |

第五章 文人英雄梦

一、天启帝驾崩	265
二、崇祯的理想	271
三、一曲断魂二度追封	287
四、平台召对出狂语	299

第六章 大明惊天变

一、督师出关辽东筑梦	311
二、斩毛文龙	319
三、变局初现	332
四、神兵旋至指挥失误	341
五、京师保卫战	348
六、入狱	359

后 续 一生为辽事，粉骨亦何辞

第一章

鏖战萨尔浒

一、杨镐临危受命

不上朝的万历帝终于上朝了。

这是自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因“挺击案”后，万历帝第二次御门听政，面对臣子。

是日凌晨，东方刚露鱼肚白，大臣们便急急忙忙地到了紫禁城。“咚咚咚”一阵晨鼓之后，臣子从午门两边的掖门渐次入内，走过内五龙桥后，及至奉天门（即今天的太和门）时，只见万历帝已然坐在上首，众臣心头一凜，急忙拜倒在地，山呼“万岁”！

一跪三叩之后，殿内就静了下来，万历帝也没发话，一时间落针可闻，肃穆得叫人透不过气来。臣子们心头怦怦直跳，这万历帝行事不循常理——按照礼制，本是由文武大臣抵达之后，皇帝才徐徐出来，接受朝拜，偏万历帝不守常理，早早地就在殿上迎着了，这唱的是哪一出？

万历帝如此做，自有他的用意，他高高地坐于上首，审视着跪了一地的朝臣，见他们一个个或脸色慌张，或狐疑不定，他恹然无神的脸似乎一下子精神了许多。

“起来吧！”万历帝终于开口了，语气显得有些倦怠。众臣谢恩起身，立于殿内两侧。静阅之中，只听万历帝又徐徐地道：“辽东局势，原有蒙古各部落相互牵制，本相安无事。近些年来，女真崛起，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称帝，公然与我大明决裂。年初，那厮以‘七大恨’告天，言我杀其祖、父，欺压建

州背弃盟约，发兵攻城。四月丢了抚顺，七月又丢了清河，而我大明军队竟然望风披靡，逃的逃、降的降，使那厮如入无人之境，仅三月时间，辽东全线崩溃。若非努尔哈赤粮草接济不力，沈阳、辽阳也要丢了！”

这一番话缓缓道来，声音不大，然众臣听在耳里，却如暮鼓晨钟，震荡于心。大家心里都明白，辽东战事，关系到整个大明王朝的兴衰，如若让努尔哈赤继续挺进，拿下山海关，关后便是一马平川的沃野，京师就岌岌可危了，若说是要改朝换代也毫不为过。

面对建州女真咄咄逼人的气势，与之一战，在所难免，关键是怎么打——是坚壁清野，死守山海关；还是主动出击，直取胡人的都城赫图阿拉，一时未有定论。因此众臣不敢妄议，皆屏声敛息。

“今日廷议，便是要与你们商讨辽事。”万历帝目光一扫廷前众臣，国子脸上的恹然之气明显淡了许多，换之的是一副帝王的严威，说道，“平日里你们不是都喜欢吵吗？今日朕主持，倒想看看能否吵出个子午卯酉来。”

此话一落，心细的大臣隐隐揣摩出万历帝的心思来了。当今圣上表面上看似温和，其实内心颇有主见，只要是他决定了的事，任由言官如何进谏，他只“虚心接受，坚决不改”，其数十年不上朝，不过是为避免与言官费口舌罢了。今日破例上朝，先群臣一步来了奉天门，可能是想给大臣们一个下马威，至于如何处理辽事，他心中应已有了主意。

殿下群臣均偷偷地观察圣颜，欲从万历帝的脸色中看出端倪，然其暗灰色的脸上并无任何表情，令众臣不知所措。

纵观晚明，党派林立，往往为一己之利，相互弹劾，不啻是没有硝烟的战场，一言不慎，轻则罢官，重则身死之事屡有发生。辽东战事，非同小可，如若拂了圣意，教异党趁机参上一本，那就大大地不妙了。

好在明朝言官虽相互攻击，却也是敢说敢做，不消多时，只见一人走出来，奏道：“启奏皇上，臣以为辽东宜抚不宜战。可利用女真叶赫部、蒙古各部牵制后金（努尔哈赤国号），再让山海关出兵虚张声势，震慑胡人。”

说话之人乃是御史杨鹤，此人秉性耿直，并无坏心，只是不知兵事，因此遇战事一味主张以招抚为主。万历帝虽道是累年不上朝，但对朝臣之秉性皆了然于胸，见杨鹤站出来，即便他不开口，亦能预知其要说什么。待杨鹤的话头一落，万历帝只当不曾听见，沉着脸没说话。

杨鹤见他的意见无人回应，又道：“辽东饷银，历来是朝廷支出之最，仅去年一年，便是三百八十万两。国库空虚，只得加征田课，自今年开征辽饷以来，每亩土地加银九厘，致使怨声载道，盗寇四起。要是辽东再兴大规模战事，民不聊生矣！”

杨鹤的这番话切中了要害，甚为刺耳，他自知说得重了些，言落后，欲寻求支持者，将头一偏，落向站在群臣之首的那人。

那人便是当朝内阁首辅方从哲，时将六旬，几十年之宦海沉浮，使之看上去比一般人老了一些。再加上内阁缺人，方从哲一人独相，勉强支撑国家运转，更让他心力交瘁。他略显混浊的目光一瞟，看见杨鹤的神色，便已知其用意。这些年来，百姓的负担本来就重，辽饷一征，雪上加霜，作为一朝之首辅，他自然不愿看到此等局面，因此曾数次上疏，奏请减税，以安民生。

然此时非彼时也，国家不稳，民何以安？从努尔哈赤的举动来看，其拿下抚顺之后，下一站必是辽阳。辽阳是什么地方？乃辽东首府，经略驻地，是东北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及文化中心，倘若辽阳一失，举国震惊，民心不稳，山海关焉能保乎？方从哲目光一转，看向万历帝，果然，皇上的脸色变了。

“砰”的一声响，万历帝拍案而起，灰暗的脸上涌起股血潮，道：“努尔哈赤建立后金，年号谓之‘天命’，摆明了要与我大明分庭抗礼，此去招抚，自取其辱！辽饷不堪重负，重得过后金铁骑吗？莫非要等他们踏破山海关，冲入紫禁城，方才觉醒？到那时什么都晚了！”

群臣战战兢兢，鸦雀无声。杨鹤势单力薄，不敢再进言，刚要退下，陡听得万历帝一声喝，把他吓了一跳，“打，不仅要打，还须直捣黄龙，一举除我心腹之患！着兵部召开九卿科道议事，选出主帅及各总兵人选，两日内交由内阁复议。”

万历帝激动地说完之后，便下了朝，留下众臣愣怔在那里，面面相觑——怪不得今日皇上提前来了奉天门，原来是要先声夺人，一举定下辽事。

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五月二十七日，方从哲拿着一份票拟的名单，送到了万历帝的案前。万历帝定睛一看，见新选出来的辽东经略是杨镐，脸上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。

杨镐他自然是熟悉的，此人心胸不宽，谋略胆识却还是有的。他早些年任职山东时，奇袭蒙古泰宁部，一击得胜；本朝二十四年（1596），倭寇侵略朝

鲜，也是杨镐经略援朝事务，取得稷山大捷，朝鲜为表其功，建宣武祠于汉城南郊，并悬“再造藩邦”匾于祠内，供奉杨镐画像……此人要经验有经验，要谋略有谋略，让他经略辽东，怕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万历帝放下名单，眼皮一抬，看向方从哲，忽问道：“方爱卿，你是哪一派的？”

方从哲浑没想到万历帝会有此一问，委实吃惊不小。他是浙江德清（今浙江湖州）人，按道理应属浙党，然其上任首辅叶向高乃是东林党人，与东林党创始人顾成宪关系匪浅，方从哲之所以有今日的地位，乃是叶向高一手提拔起来的，朝中党派口诛笔伐激烈，若非同党，叶向高岂能重视于他？

“圣上明察，臣无党无派。”方从哲垂首拱手，声音虽小，却是掷地有声，不容置疑。他原不过是一介乡野老夫子，入阁后一心从政，并无他想，在党派纷争之中，尽量中立，不偏袒任何一方，在朝中颇有些老好人的意思。

万历帝又看了眼名单，见所举荐的总兵人选分别是李如柏、刘綎、杜松、马林等人，当下朱笔一批，批准了这份名单，封杨镐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。而且从这份名单来看，其实万历帝心里明白，在当朝诸多大臣之中，恐怕只有方从哲未卷入党派之争。

一月之后，杨镐抵京，这一日早上去了内阁办公所在来见方从哲。

杨镐是万历八年（1580）中的进士，先后任南昌、蠡县知县，直至在山东参议任上袭击了蒙古泰宁部的营帐后，才逐渐崭露头角。按明朝兵制，由文官出任经略、督师、巡抚等军政要职，这才有了他后来抗倭寇援朝鲜的机会。然而从朝鲜回来后，被给事中麻僖、御史杨鹤弹劾罢了官。

杨镐自然是不甘心的，领军打仗，从中国打到了国外，兜兜转转一路下来，落了个罢官下野，抱负未展，壮志未酬，怎能甘心归隐？

此番接到圣旨，让他经略辽东，杨镐觉得机会来了。后金铁骑天下无双又怎样？其不过区区几万人马，而我大明兵众将广，难不成还不能以多取胜？

想到此处，杨镐顿然信心倍增，脚步也快了许多，从左掖门入内，径往文渊阁。

文渊阁便是内阁官员办公所在，是为秘阁重地，闲杂人等若是未经许可入内，治罪不饶。杨镐被引入内阁，只见房内供奉了孔子及四配像（即孔子的弟子颜回、曾参、孔伋、孟轲四人的像），四周静穆，更无嘈杂之音，不由肃然

起敬。

不多时，方从哲徐徐跨入门槛，杨镐连忙上前揖手道：“下官杨镐参见元辅！”

方从哲笑吟吟地道：“杨御史多礼了，你现在是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之身份经略辽东，万众瞩目啊！”

杨镐听了此话，心中甚是受用，嘴上却道：“全是倚仗元辅提携！”

方从哲是务实之人，瞟了眼杨镐，见其一副得意之状，便咳了一声收起笑意，待落座之后，说道：“这世上之事，有多大的荣耀，便也有多大的责任，此番经略辽东，抵御胡人，你有几分把握？”

在进入文渊阁之前，杨镐意兴遄飞，雄心勃勃。方从哲此话一出，杨镐又见他神色严肃，内心不由一沉，心想：是啊，此番升官是让我去前线拼命的，所谓福祸一线间，朝中上上下下几百双眼睛盯着呢，万一出了纰漏，那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

杨镐为官多年，不敢把话说绝，只道：“那要看朝廷给下官派多少兵马了。”

“兵马倒是不少。”方从哲慢慢悠悠地道，“在你入京之前，兵部已咨书各省，令九边重镇征发两万五千名精骑，从戚继光系的浙军调取四千，调用四川、广东、山东、南北直隶、陕西等精兵两万，调河东、河西军等总计八万七千精兵；另遣使蒙古叶赫部、朝鲜，让他们出两万三千兵力助我，合十一万雄师。户部拨了三百万两白银，以资军饷。”

杨镐听罢，倒吸了口凉气。集全国精锐之师，举天下之雄兵，如此阵仗，自本朝文皇帝（永乐帝）后无出其右，真正可谓是朝野瞩目，万众聚焦！

“皇上的意思是，直捣黄龙，一举解决辽东之患。”方从哲瞟了眼杨镐，面色凝重地道，“你肩负着大明王朝国运之兴衰、百姓之福祸，出关之后，你的背后便是大明万里江山，此一战只可胜，不可败！”

杨镐只觉脑里嗡嗡作响——按照常理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诚如当年朝鲜一战，他也没能将倭寇彻底赶出朝鲜。此番皇上居然以全部家底相托，如此一来，性质就变了，直接将他推到了悬崖上，进一步飞黄腾达，退一步万劫不复！

换句话说，这是一条绝路，去了之后，就没有回头的可能。

杨镐怔怔地看着方从哲，脸色亦明显变了，良久才道：“下官明白了，此

去辽东，有进无退！”

“明白了就好。”方从哲起身道，“各省的兵马会陆续往辽东聚集，这两天你准备一下，速去任上吧。”

“皇上那边……”杨镐本是想说要不要去见一下皇上。

方从哲却摇了摇头，转身拿了柄宝剑过来，道：“此乃皇上所赐，凡违纪者，总兵以下将领你有先斩后奏之权力。”

杨镐急忙跪倒，抬起双手将剑接过，大声道：“杨镐定不负皇恩，歼灭后金，保我大明江山万年永固！”

是年七月初，杨镐踏上了去往辽东的路。他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，然风险往往与机遇并存，后金铁骑固然厉害，可毕竟是个弹丸之地，即便倾国之兵，也不过五六万人马，在兵力上与大明相差接近一倍，而且大明抽调的是全国的精锐，莫非还赢不了这一战？

思忖间，杨镐神色一振，快马加鞭直奔辽东。出山海关，一路跋山涉水，一月之后抵达辽阳。

这是一片与中原截然不同的土地，地广人稀，举目皆是大片的山林，极具北方特征的辽东栎、油松、槲树、红松满山遍野，大树参天，遮天蔽日。

辽阳城坐落在辽河平原边缘，在蜿蜒的低山丘陵之中，城池于广袤的平原上矗立，恍如传说中的巨神，横亘于太子河与浑河两岸。

杨镐骑在马上，微闭着眼深吸了一口气。从今日起，他将要与这片土地生死与共了！

战马徐徐往前，不多时，只见城外站了许多人，蓟辽总督汪可受、辽东巡抚周永春等要员迎于城外，兵卒肃立在道路的两边，旗帜迎风招展。见此情形，杨镐的嘴角掠上一道浅浅的弧线，是的，荣辱是共存的，但在辽东他必将迎来人生的巅峰！

杨镐下马与各人见了面，因身负重任，也不与他们寒暄，入城后便直接向汪可受询问辽东情况。

汪可受与杨镐一样，同为万历八年的进士，却要比杨镐足足老了十岁，是年已六十岁，鬓发斑白，因了常年在关外任职的关系，脸上的皮肤又粗又黑。他沉吟片晌，不无忧虑地道：“禀杨军门（军门是对经略的尊称），我朝军兵制度你也是知晓的，卫军（指的是卫所军，世袭制，并实行屯田制度，战时为

兵，平时为农）逃亡甚巨，留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，不堪一战；营兵（指的是募兵，卫所军逐渐崩溃后，朝廷大规模招募兵丁，如戚继光之‘戚家军’、俞大猷之‘俞家军’，都是募兵）参差不齐；再加上近年来国库空虚，即便是朝廷拨了军饷下来，也是一级扣一级，真正到士兵手上的，所剩无几，因此训练弛废，犹如散沙。”

杨镐眉头一拧，面色沉重起来。周永春以为他是在担忧辽东局势，顺着汪可受的话道：“按眼下我军的情况，实难与后金军一战。”

杨镐眉毛一扬，目中射出一道精光。这些情况，他都是清楚的，此乃朝廷之弊病，积痼成疾，无可奈何，可问题是打不过就不打了吗？杨镐没有想到，督抚的态度竟是如此消极！

“后金军果然有如此可怕吗？”杨镐冷冷地笑着，带着几分嘲弄。

“后金军简直不是人！”堂下一名总兵突然说了一句，想到后金铁骑，脸色中兀自带着一抹恐惧。

“不是人是什么？”杨镐的眼里寒光一闪，“莫非还能是鬼不成？”

“是妖魔！”那总兵道，“铁骑如若奔雷，快似闪电，强弩达二百斤以上，可贯穿两个身穿甲胄的士兵。”

“果然是神兵！”杨镐的声音冰冷如刀，心头已动了真火，生硬地道，“按你们的意思，本军门来辽东是多此一举了？”

谁也不敢说朝廷派人经略辽东是多此一举，堂内鸦雀无声。杨镐霍地起身，目光一扫，落到那总兵身上，慢慢地走过去，在其身前停下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那总兵起身答道：“末将陈大道。”

“陈大道？”杨镐低眉想了想，恍然道，“本军门想起来了，你就是从清河逃回来的那人。”

陈大道听他语气不善，惊了一惊，忙跪地稽首道：“后金铁骑横冲直撞，势不可当，非是末将胆怯想逃！”

杨镐目光一转，在堂内扫了一遍，又问道：“我听说还有一人也是从清河逃回来的，是哪个？”

话落时，又站出来一人，因不知是福是祸，面色恐慌，道：“末将高炫，见过军门。”